

## 饱满真情的生活诗意

——读刘宣诗集《尘世的雪》

宋光明(四川)

刘宣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写诗并有作品在《诗刊》发表,后来有一段时间由于“事务太多忙不过来”停止了写作,《尘世的雪》可以说是他“三十年磨一剑”的辛勤收获。诗集从他在报刊和新媒体刊发过的 300 多首中精选而出,分为“雪花纷飞,打湿梦里的亲人”“拥抱纯洁,温暖生活的诗意”“尘世的雪,堆砌岁月的不朽”三个部分。对于一个业余写作者来说,出一本厚厚的诗集实属不易。书名以雪的意象来布局尘世,是很诗意的做法。“眼前的雪花,多像我们的尘世/在天地间,飞舞/在,飞舞中,追逐/在追逐中,消逝/以最绚丽的姿态/笑吟吟地,把一瞬的生命/演绎成永恒//……”(《尘世的雪》刊发于《星星》2021 年 1 期),这首诗虽然构造有点平铺,但不影响诗人在雪花飘落的短暂中对生命过程深刻的体验。以此为书名的这本诗集所表达的大体上也是雪花般飞舞、追逐、消逝但永恒的生命或生活现场。

刘宣的诗,主要以情感营造为基调来构建文本。如果将当下诗歌写作分为情感放与敛的话,个人感觉刘宣属于大放的那一批,这大概与他多年的诗歌语言习惯有关。对于一个长期忙碌于职场和生活,“写诗只是业余生活的小小部分”的诗人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坏习惯。想写就写,想怎么来就怎么来,这就是生活的诗意。

从莘莘学子到参加工作远离故土,既为父母子又为兄兄弟,亲情自然是诗之先达。

“割麦的父亲/镰刀一样的身躯/被生活拉成了一张弓/一张满满的弯弓/儿女们就是一支支上了弦的箭//……”(《割麦的父亲》)

“父亲忙着收割麦子/镰刀在前面开路/父亲弯着腰/也是一把老而弥坚的镰刀//……//父亲弯着腰/沿着弯弯的水田/和秧苗一起,书写/天书上的文字”(《天书上的文字》)

“母亲的手掌/是一块厚实的自留地/地里种满了养儿育女的庄稼/细细密密的掌纹/是对儿女们的牵挂”(《母亲的手掌》)

“在乡下,母亲一声召唤/那些养在老屋的鸡/会扑棱棱地跑过来/一边啄食虫子/一边啄食母亲孤独的时光……”(《母亲》)

## 一剪梅·咏梅(外二首)

高爱莲(江西)

傲雪凌霜独自开。冰肌玉骨,不染尘埃。暗香浮动月黄昏,疏影横斜,风韵悠哉。寂寞寒枝空自裁。群芳凋谢,我自登台。报春使者唤东风,千古风流,谁与同侪?

## 西江月·家乡

绿水青山环绕,田园麦浪飘香。古村错落换新装,父老乡亲和畅。巷口顽童嬉戏,庭前紫燕翱翔。乡音未改韵悠长,游子归心在望。

## 鹧鸪天·柳

翠影摇头映碧空,轻丝飘逸舞春风。柔条拂水情无限,细叶垂堤意韵浓。烟雨弄,画图中。悠扬柳絮漫晴空。长亭古道添离绪,折柳相思寄远蓬。

## 锦里诗苑

## 烟雨志(组诗)

易彬(四川)

## 打锣山

站在狮子山的对面  
耳边总会响起沉重的锣鼓声

从柑桔林和枇杷树望过去  
哨楼中的故事  
已经沉入历史的荒野

透过黄土坡起伏不定的风雨  
不见那股咚咚咚的苍凉  
也不见铿锵的鼓铙  
挥舞着黑龙江的波浪翻滚

无论是辜家大院的老墙  
还是月亮坝上的马蹄  
无论李家的棍棒  
还是泥塑的光阴

打锣山,像哨楼村有声的书页  
春天来了,满山的野花花  
忙碌碌的打锣人的子孙

一面火辣辣的大鼓  
仿佛哨楼村上空飘扬的白云  
故人已去,故事还在  
鼓声穿过黑龙潭的宛转水城  
响遍瓜果蔬菜和简单的红白喜事

## 菊坞

嗅到菊香的,不仅仅是秋天  
而是一年四季,起早贪黑  
山沟沟里的月光  
盐一样的有味  
姓蒲的多贤,留下一脉情深的记忆

菊花,开满了乡人的梦境  
菊香萦绕着灶前床第

无论走多远  
无论走多久  
菊花就是一杯经常喝醉的乡愁

多种甚至同样场景下的父母在刘宣笔下流露出情感,让我想起意大利诗人夸西莫多在《孤独》中关于家的呈现:“远离家园,每个家/都有守夜的光亮/敲击黎明的织梭/简陋的小饭厅地板上的方砖……”身在异乡,家的光亮遥远而清晰,思念细致而又不断重复,这应该是不孤独的刘宣最内心的孤独。

对亲人和亲情的书写在《尘世的雪》有很多,比如为儿女们照亮成长之路的《马灯》;父亲与老牛和犁亲如兄弟、把板结的日子和贫困一起剥开的《犁》;姐姐像一颗花生又回到泥土怀里的《送姐姐》;不同角度对哥哥思念的《我学会了游泳》会游泳是我最长久的悲伤,“哥入土的那天/母亲不哭不闹……或许是下葬的人们/不小心,把母亲的心/和哥哥一同安葬”的《悲伤》。这人间最大的真情与真爱显露于诗人笔下,读之让我也不禁动容。

亲情系列还有诗人关于母校——百年老校云阳凤鸣中学的《宝华山》,关于乡亲和花朵,关于农事、动物和山村景致,关于青春懵懂青涩等许多篇什。这些情感,有的是作为游子的苦吟,有的是忙碌工作、生活中的精神补给,也有对人生的思索与启迪。例如:“十里八村小有名气的木匠/老了,头发花白/但他仍然放不下/斧头刨子墨线和尺子”“标志性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把光阴拉得笔直/用尺子和墨线定位/再用右手拇指和食指拈起墨线/一弹/曲折的人生/留下端端正正的轨迹”(《木匠》)。

诗人作为一个社会人、职场人,仅有对亲情的书写是不够的。在《尘世的雪》中,我们可以读到诗人对生命的觉察、对社会群体的关注、对职业人的尊重,以及游历大好河山生发的钟情。

“地衣依偎着妈妈/妈妈依偎着大地/妈妈用体温缝制的衣/像皮肤,软软的/翻过故乡的石门楣/爬满记忆里潮湿的土地/有时,像苔藓/在青石上面,旺盛地生长/这些顽强的生命/渺小而又宏大”(《地衣》)

《地衣》给我带来的感觉是一种生命的冲击。诗人赞叹它渺小而又宏大,不仅是个人的内心体验,更具有普世性。在浩瀚宇宙之中,个体人的渺小就如一枚地衣,除了母体带给我们

## 题惠州准提寺(外二首)

向希佩(广东)

古刹悠然隐野隅,参差檐影映平湖。无痕岁月留新韵,有意香云绕旧庐。蛛网不连清静地,禽声也避静修途。钟鸣吟唱传千里,福泽绵延佑万垆。

## 义诊渔民村

仁医济世越层林,良药飘香满袖襟。德美术精除病苦,声柔手缓暖人心。渔村义诊知行续,亭里诗吟民众钦。欢乐一天情未尽,夜寻雅韵和清音。

## 退休自题

老来抛却世间牵,独坐幽篁弄管弦。往事悠悠心自远,云烟袅袅梦常鲜。诗吟万首游蓬岛,笔绘千图隐田园。闲卧山前茶一盏,好风伴我入高眠。

的营养,其余都要靠我们自己努力再努力、顽强再顽强。于细小中揭大真谛、得大觉悟,这一点,我要向刘宣学习。

“城市里,一幢幢高楼/如农村承包地里的庄稼/一天天长高//……//但我每每望见脚手架上的你们/除了仰望/便是一个个大大的人字”(《建筑民工》)

“每扫一下,黑暗就后退一步/每扫一下,黎明的眼睛/就那么明亮地眨一眨//……//清晨的地摊/在清亮的吆喝声中/把干干净净的内心/一件一件地摆放”(《清晨的环卫工》)

这类篇什还有致交通警察的《梧桐》,写志愿者的《志愿红》,写自己生活城市的《文德湖》《旌湖绿道》《金螺湾》等等。

他写从事的计量工作是这样写的:“计量是最古老的科技/计量散发着青春的气息/计量是吮吸母亲乳汁的数量/计量是盛开在广袤大地的花朵/历久弥新,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的刻度》)

他写西江苗寨是这样写的:“稻谷草和小米的味道/在西江苗寨/整整飘香了一千年/我站在层层梯田里/在红霞的目光中/微笑着,弯着腰/以一头耕牛的姿态/等你,一等就是一千年”(《西江苗寨》)

虽然有“颂歌的就是缺失的”说法,但单纯地认为刘宣的诗都归为这一类,是明显有误的。比如:“夕阳似乎也有/心事,像柴火烧红了/的锅底,支在几个山头/年迈的母亲/在山坡上的承包地里/舒展深深的/皱纹,汗水流出微微的/咸,有点烟火的味道/晚霞背着背篓/晚年在背上轻轻,晃动/幸福一瓣一拐地/缺着门牙,收工,回家/夜色跟在后面,晚风轻拂/呼唤一声,两声/几只黑色的/梅花鸡,扑棱棱地/钻进,母亲的怀里/山夹村的夜,从四面围拢/新建的楼房依偎着/老屋,希望有人打扰/习惯被人遗忘”(《山夹村的夜》)

这住在新建楼房的母亲,在夜色中留给你什么样的感受我不知道,但她带给我的却是难以言表的异样心情。这样的作品既是现实村庄的真实记录,也是诗人另一种情感的深刻传递。

## 古风新韵

## 五律·柳絮

潘成宇(北京)

烟光欲染白,柳絮趁长风。德美术精除病苦,声柔手缓暖人心。绵锦飞絮雪,落落散孤桐。山涧无情苦,松堂不空。

## 七绝·致青春

方生(广东)

永忆江湖常露眼,颜华易老镜光前。红尘落花生重聚,可否容吾再少年。

## 临江仙·烟火成都

吉向鸿(河南)

成都街头杨柳青,玉兰春意正浓。火锅遍开街巷中。人生长短事,滋味品无穷。乘兴迷醉穿窄巷,游人摩肩接踵。铁树银花照眼明。丞相祠堂在,烟火抚百姓。

## 商海弄潮

## 桂花龙窑陶制出千年典故

陈凡福(四川)

春天,是追梦的季节,我没有梦可追,但我要去追逐那姹紫嫣红的美景,去寻找披着片片绿装的山川田野,去倾听河流小溪拍击石头的流水声,我要拽着春的薄衫遨游。

阳春三月,我和几个文友一起相约去桂花镇踏青。

桂花镇,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千年古镇,古蜀国建都的核心区,是龙门山脉与成都平原过渡带,山、丘、坝齐全的地势格局。这里有高大雄伟的三圣寺,姹紫嫣红的樱花山庄,双红村的小虹口,利济村的七彩油菜花,十里竹海土溪河,千亩美丽莲花湖,三星级的蟠龙竹林盘等。

今天我们要去的是双红村的龙窑。

车行驶在川西旅游环线,两旁的油菜花竞相绽放,墨绿色的茎叶上忽然伸出枝枝一两尺高的金黄色花瓣,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闪烁。桂花镇不仅有桂花行道,更有片片红色的樱花、桃花和偶尔三两处洁白的梨花点缀在山坡和原野,朝霞的光晖与远处的雪山相辉映,无疑进入了人间仙境。我情不自禁摇下车窗,刹那间,一阵特有的花香飘入车内,我醉了……

## 亦静亦动蒲公英

蒲晓波(四川)

人间芳菲四月天,桃红柳绿醉春烟。大地万物复苏,春意盎然。在江天一色下,潺潺流水沁润着草木花树,花草斑斓、枝丫摇曳。忽然,在曲径通幽尽头的草坪上,又见蒲公英。

刚刚长出来的蒲公英,绿绿的、鲜鲜的、嫩嫩的,吸管式的深褐色的空心的茎,撑起一把看似庞大的“伞”,“伞”中央有一颗貌似丹药的绿片,片中囊集着千丝万缕柔嫩的白丝丝,叶子边缘,有近似于起伏的波浪花边。接着,一个个小绒珠上飘出一把把小“伞”儿,小“伞”儿下面带着一颗颗比芝麻还小的种子。

花开又花谢,“种籽”随风飘落到山川田野、崖缝壁间,孕育新的生命,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蒲公英,多年生草本植物,昵称婆婆丁,花果期 4-10 月。

蒲公英全身都是宝,没有娇艳的花色,也无芬芳的馨香,但有药用功效,还可代茶饮。

后来,我多次偶遇过蒲公英,但都没有停下匆匆脚步细细打量它。在钢筋水泥铸就的大城小镇,虽难觅其踪影,但心中始终牵挂挂

车拐了个弯,驶入离旅游环线一百米的龙窑停车场,抬眼望去,可清晰地看到“桂花龙窑”四个土陶色大字嵌在一座川西常见的雄伟的龙门上,门柱和旁边的墙上密密麻麻地嵌入或黄或红的陶片,精致极了。

我伫立在坡下,轻轻地吐着气,生怕胸膛里的芬芳被挥发得无影无踪。仔细打量着这座明朝嘉靖年间建造的,距今已有五百多年历史的老窑,心里不由得感到一种强烈的震撼,古彭人竟有如此丰富的想象和技巧,利用现有的地形地貌,依山傍水的走势倾斜建窑,从低向高依次砌成,犹如一条传说中的龙卧歇在土溪河畔,扬起高昂的龙头。从龙尾进火烧坯,到龙头吐焰,最后取出一件件精致的、让人爱不释手的土陶艺术品,仿佛把人们带入明代嘉靖的皇家园林。

桂花龙窑是西南地区唯一一座至今仍在使用的古窑,它的旁边,还有一座展品较多的具有川西特色的土陶和纯土釉的博物馆,陶制的生活用品,陶制的人物战场,甚至陶制的唐装汉服,一件件让人目不暇接。

我陶醉在龙窑,久久不愿离去,想去寻找千年典故……

记着蒲公英。

无论是遭肆虐狂风践踏还是被憨直顽童吹散,命运多舛却生命刚毅,甚至愈发生机旺盛,远播他乡。

春分已过,谷雨未至。我找来一个花盆,从野外“挖”来蒲公英幼苗,照本宣科地培土施肥浇水,将其置放在住宅西晒阳台,春阳透过窗斑斑驳驳在花盆上。下班回家休息时,我会歪靠在沙发上,眯眼伴着斜阳见证它的茁壮成长,也是一大乐事。

静若处子,动如脱兔;亦静亦动的蒲公英,潇洒但不疯狂,大气而不华贵,借风借力无脚“走”天下,飞翔在蓝天里、飞舞在眼眸中,奉献给大自然。

葳蕤春华,硕果盈枝。其实,每颗蒲公英的种子都有一个梦想,历经苦难却痴心不改,对土壤的厚薄从不挑剔揆揆,浪迹天涯、四海为家;发芽、开花、结果,只要有一点阳光就灿烂,只要给一点月光就浪漫,绽放出绚丽的生命华章。

蒲公英的花语是永不停留的小“精灵”,永远在追寻生命的那份纯真,阳光积极、乐观向上,知难而进,向难求成。

## 灰

李翠华(湖北)

冬天,乡下灶灶里我投入一块木柴它燃尽了就成为灰我还没有想过伤心每年清明,我都要上山祭祖纸箔很薄,也很冷静山风吹过,它们很飘扬那天,朋友的父亲一会儿,被送出来一盒灰我没有流泪,我们暂时还没有血缘关系

## 忆父亲

墨荷(上海)

五岁那年金色的朝阳铺洒在山林间我欢跑着追蝴蝶翻飞

回头时您静坐树下写生光从树叶中穿透瞬间投影在您倔强的侧面内心奔腾着千军万马像极了一名孤勇的战士

## 洁白的浪花

——赞环卫工人

刘宝生(云南)

前方,点点鲜亮的黄色拂晓的天空明亮了足下镜子般的路反射出星光风,特别清新飘着满满清香

铮亮的皮鞋保持了清洁光度干干净净的大道清清秀秀排列整齐的垃圾桶迎来新一天的风景

走着,走着放大的黄色闪现眼前我投入了一宿的太阳照亮穿着黄大褂的人划过大地节奏扫帚是一把把大的梳子梳理着地球村的容貌有意识地想捻一片叶子做书签街头走巷尾,一种失落倒是瞅见了深情的目光湿淋淋的汗水穿透我的心潮洁白的浪花涌起如春四季盛开的花朵美丽了家园,美好了生活以舒畅的心情走向每一天

## 蝴蝶花

韩红军(河北)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花朵在花坛中整齐,流转了岁月绿化师一铲一铲把地抚平,栽种手掌磨出了茧

绿化师把你哺育,修整盛开的蝴蝶风中翩翩飞舞五彩斑斓的石头也被这轰轰烈烈的爱融化熄灭一场不灭的火,成了千古情殇

## 绿化师手中的喷水

若灵若现,像鸟的踪迹

闪烁不及的青春之歌

奏响展翅欲飞的快乐曲

投稿邮箱:763358734@qq.com

总第 106 期

锦里

